

FRANCE



法国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La Collection de l'histoir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

LA PROTECTION DE L'HÉRITAGE
CULTURE DE LA FRANCE

主编 户思社 王长明

法国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La Collection de l'histoir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

la Protection de l'héritage Culturel de la France

总主编：户思社
主 编：户思社 王长明
编 委：户思社 张 平
王长明 黄传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户思社,王长明主编.—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10.10

(法国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100-2628-7

I. ①文… II. ①户…②王 III. ①法语-高等学校-教材 ②文化遗产-保护-法国 IV. ①H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0808号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

主 编 户思社 王长明

责任编辑 李林海 门莉君

视觉设计 飞洋设计机构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87232980(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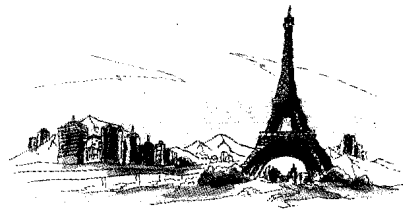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2628-7

定 价 37.6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前言

由于教学工作，尤其是文化教学和法国文学教学的缘故，经常遇到一些人文方面的知识问题，给备课和教学带来了不大不小的困难，即使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多方查阅，因为种种原因，也是挂一漏万，留下颇多的遗憾。于是我们在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扩充，并参考新老研究成果，修改完善，最后整理成册，既可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也可作为有意了解法国人文知识者的参考资料。当然其中涉及的人文知识不是很全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研究的是个别情况。

为什么要研究个别情况？我们觉得这些人文知识不仅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恰似记忆中的物体，器具或法规，如同化学反应之后所留下来的沉淀物，值得人们永远去记忆。这里的记忆应该从词语本身的所有含义去理解，它既包含着诸如烈士纪念馆和国家档案馆这类最物质和最具体的含义，又有诸如国界线，朝代，甚至地区和“人的记忆”这类最抽象和用最智慧的方法构建含义的概念。从早期值得记忆的地方到神圣的宪法，兰斯或先贤祠，到我们共和国童年的简单教材；从13世纪圣但尼的编年史一直到法语语言宝库；还有卢浮宫，马赛曲和拉鲁斯百科全书。

因此，值得记忆的事物就是被无数层面穿越的交叉地带。编撰历史的层面始终存在，因为它是历史的历史，值得记忆的事物是构建历史的物质基础，是其生产资料的历史，是其生产力和生产过程的历史；但同时也有人种的层面，因为它时时刻刻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熟悉的、在火热的传统中形成的习惯，要求我们绘制自己的心理地形；有心理学的层面，因为我们应该要求个人与集体相一致，应该尝试着把那些概念放进社会定义域里去：无意识，象征意义，引申意义……概念的定义既不清楚，也不确定，而且还涉及政治层面，有可能当我们把政治作为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和游戏去理解时，记忆很可能就是一种框架而非其中的内容，记忆是始终可以随时间使用的赌金，是全部的谋略，是某个站在那里的人，他的价值不是通过自身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我们对他的利用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我们涉及到值得记忆的事物的文学层面，我们把兴趣最终放在了舞台艺术和历史学家自身的介入程度上。

我们不可能对如此大范围的地方逐一扫描，因为这些事物不仅仅包含着对死者



的祭祀和对不断增加的所有民族遗产，而且还包含了通过现在俯瞰过去的所有因素。因为这里我们所说的记忆与忘却并不对立，记忆包含了忘却，同时又与回忆不同，记忆意味着回忆。要想使选题绝对完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保留的选题，视觉质量高，客体挖掘深，切入问题的方法丰富多样，而且与宽泛的整体结构达到平衡。

本系列丛书分六册：法国的国家象征，法国人文古迹，法国文化教育，法国的纪念活动，法国文化遗产，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比较丰富，篇幅宏大。书中对大家耳熟能详的事物基本没有涉猎，也就是说，该系列丛书是对法兰西人文诸多方面的进一步挖掘。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主要是供法语专业学生使用，同时也适合广大文学历史爱好者参阅。我们对该系列丛书内容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是教学，所以针对性和实用性比较强，对喜欢法国人文知识的人士当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一定能满足其夙求；此外，由于时间仓促，主要还是因解燃眉之急，编写前后未对文章体例确定统一的要求，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篇幅长短不一，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各位编者的表述风格，遣词造句也不太一致，评判事物的观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者恭请读者谅解，暂且接受我们的选择。

研究如同探险，一波又一波的研究者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进，继续探索，继续补充，继续完善研究成果，继续将新的发现呈现给读者，接受读者的评判，从读者的评判中得到启发，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系列丛书实属许多学者和同仁的共同研究成果，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促进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也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参考。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学者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时代在发展，研究无穷尽。希望广大读者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使这套系列丛书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为法语教学与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

2010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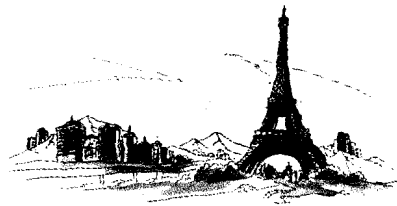


T 目 录

Able des matières

001	文化遗产概述
036	外省博物馆的诞生
077	勒努瓦与法国古迹博物馆
105	德科蒙与科协
130	基佐与科协
149	梅里美与历史古迹巡查
164	维奥莱勒迪克与古迹修复
192	法兰西记事录
211	大臣公署与修道院
232	法国绘画艺术
267	学术画卷
297	法国地图
322	导游手册
358	法国版图





文化遗产概述

遗产的概念

遗产一词很古老，其概念渊源似乎无可追寻。在古罗马语中，遗产是指家族的合法继承权。由此可见，遗产是法律上特定的群体与某些十分具体的财产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例如一处田产，一笔财富，或者不如前两者贵重的财物。有人对遗产的意义加以引申，称遗产指的是圣祖家业，或者法兰西学院遗产，也有人认为遗产就是不动产，像某个头衔一样是可以持久拥有的资源。恰如其分地词语规范遗产一词的新概念，问题就出现了。遗产一词当今常见的意思——且不谈官方的提法——是一个既含混又不断发展的整体概念，从出现距今不足两个世纪。遗产一词的起源、发展、最终包含的广泛范畴，本文都将进行探讨^[1]。

我们知道，当今人们每天讨论问题的范围很广泛，既涉及“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传说、回忆、语言，又涉及到“生态”遗产，即自然界有趣的生物具有的种种明显特性，甚至还涉及到近几年出现的令人震惊人的“基因”遗产……随着遗产一词意义的不断扩大，遗产概念也就具有了较明显的情感意义，可以指民族存在，甚至人类存在的某些基本条件。遗产概念的这一变化表明，集体意识遇到威胁时会出现大混乱，尽管这种威胁比较具体又比较模糊。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地面遗产、艺术产品和城乡建筑物。这些遗产已经证明——且大家已公认——新近组建的内阁虽然比较古怪，但却坚持“遗产路线”。

教会和君主制创造了记忆

没有完全领会，仅凭一知半解，就给历史学家称谓“持久性”事物的做法赋予现代意义，似乎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特点。遗产概念没有法律起源，却有象征起源，如同教会和永久圣物，联系十分密切。教会认为，特洛伊的帕拉斯女神像，夏尔特



尔的黑衣圣母以及许多圣物都是“珍宝”，发挥过重要作用。圣殿、圣物、圣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具体的系统，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们是基督教国家的传世之宝，不仅具有宗教和艺术双重意义，还获得了圣物的地位，感召力十分巨大^[2]。我们的注意力何时从代表崇拜宗教信仰的圣物转移到了代表美好与智慧的奇物？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其实这很正常——圣物和奇物说在我们看来，一般相互是有联系的^[3]，几乎不可能有此无彼。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除了个别特殊领域外，社会形态的全面非神化导致了宗教机构的非神化。由此可见，宗教机构的全面非神化潮流一定会涌入“文化”遗产的领域。借用其他说法，以便明确我们此举的理由，但我们依然有意无意不愿放弃某些形式和某些事物，原因是我们无法直接感受得到其“功效”，因而也就无法再采用普罗旺斯偏远地区不久前给历史遗物所起的名称。我们确实认为，在正确评价高尚职业的同时，重新研究“哥特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就提出了“技术遗产^[4]”这个说法。技术遗产是中世纪的观点，已被我国辉煌的艺术成就所证明。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一直同民族遗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米什莱精辟阐述，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认同，他们中有人精通 19 世纪，有人熟悉 20 世纪。“中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伤心的回忆，现代社会任何欣喜与成就都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5]。”米什莱的精辟见解我们怎么能忘记呢？

历法学、地名学和历史学使宗教的强大影响力潜移默化进入了人们的意识，或者潜意识。相比之下，旧君主制度时期轰轰烈烈宣传“创新活动”的影响力就小多了，但感染力还是有的。法国是一个古堡众多的国家，古堡无论大小，原则上都属于每一个法国人。凡尔赛宫与圣德尼修道院相望，尚博尔城堡与圣米歇尔峰呼应。然而，今天人们的爱好已经发生变化，今非昔比，“遗产”一词不会马上有明确的定义。圣德尼大教堂里安放国王的遗体，凡尔赛宫是波旁王朝唯一的创举，除了这些特殊地方之外，我们在分析历史时不得不承认，君主时代众多的宫殿，珍贵的收藏品，豪华的官邸都未被当成民族遗产，没有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得到应有的精心保护。君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神秘”的家族系谱。例如，1660 年 8 月 26 日，为了隆重迎接国王进驻巴黎，圣母桥附近的房屋修葺一新，墙上出现了历代国王的圆浮雕像。头几幅是传说的王室先祖法拉蒙雕像，雕像下面还有一行字：“皇权无限^[6]”。这行字不仅使王室形象顿时高大，同时有助于它们流传后世。夏多布里昂是君主主义者，在诗史《训教者》中发现王室“奠基人”法拉蒙的名字，这不





足为奇。记忆与“圣物”之间没有联系。加冕礼、殡葬礼和小节日比圣物或纪念性建筑物都重要。

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因为它很重要。圣德尼修道院藏有珍贵的资料，有人称作是“国王法宝”，“让源远流长的封建制度得到落实，让贵重金属和贵重宝石变成了抵押品，既可以分享，又可以出售，甚至还可以制成其他什物^[7]。”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至于库罗纳的王室宫殿，由于在王朝兴盛中发挥过不可小觑的作用，受到了数位国王的悉心保护，但没有因此而被看作是永恒的无价之宝。18世纪，尚博尔城堡被出让，枫丹白露城堡被改造，凡尔赛宫也遭到了破坏。1787年，路易十六下诏书，出售四座需要巨资修缮的城堡，这四座城堡分别是圣日尔曼昂莱附近的拉米埃特城堡（几年后完全消失），布洛涅森林城堡，又名马德里城堡（当时破烂不堪，1792年被拆除），樊尚城堡（后来辟为国家监狱），布洛瓦城堡（后来改做军营）。作为文化场所，这四座城堡对王室不可或缺，但对国家而言，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由于人们的爱好发生了转变，加上当时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四座古堡的巨额维护经费^[8]。

与四座古堡相比，皇家图书馆很幸运。从圣路易王执政开始，一直都在发展壮大，档案馆更是如此。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的资料全部存放在圣沙佩勒修道院，因为那些资料都是沙尔特修道院的珍藏品。文献资料与国家历史及其各机构的历史密不可分，在史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遗产观念在政治发展历程中是体现富有说服力的法国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还应该把旧制度下新思想的种种表现形式与后来在英国和意大利出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新闻界，包括马里尼和当热维莱等一批重要官员，他们都对新思想持赞许和支持的态度。皇家收藏的“珍品”以及陈列在当时所谓“博物馆”里的收藏品是否向公众开放，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在大革命前夕就已出现，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任何已经被确认是“古迹”的建筑物，未经特许不得随意拆除。早在18世纪初（1703年），德盖尼埃就谨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个问题不仅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出来，而且还附以各种有力的解释。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不断进步，人们对历史问题的关注日益具体，焦点集中在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使建筑物和艺术品的拥有者没有了随意处置手中建筑物和艺术品的权利。

1787年2月，《巴黎日报》载文指出，如果“每一个世纪都遗留下一些好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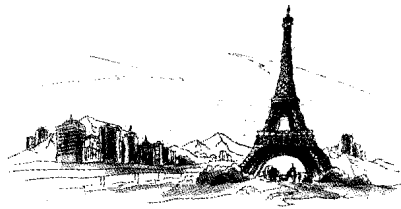


筑物，因年代久远而成为名胜古迹，却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反而像昙花一现的时兴建筑物，俯仰之间就被新建筑物取代了”。艺术历史的未来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为了挽救在巴黎旧墓区大规模拆除中岌岌可危的“老实人喷泉”，新闻媒体刊登了德坎西这封信^[9]。遗产一词在宣传中当然没有出现，国人对古迹的关注也没有被提及。尽管如此，人们言谈不离“各个世纪的杰作”，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进步，依然停留在君主制历史和宗教历史阶段。德盖尼埃就是如此，他曾经对全国的考古、艺术以及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然而他的观点没有被人们所理解，但他的作为却令人敬仰，尽管他搜集的许多资料散失了，没有能全部留存下来^[10]。德蒙福孔是个学者，博学多才，由于同意大利在历史研究方面有建树的团体过往甚密，对历史情有独钟，潜心研究，完成了研究著作《法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名胜古迹》。德蒙福孔在书中肯定地指出，柱雕代表皇家形象（这个话题曾经讨论过）。德蒙福孔完成的第二部著作是《法国的天主教堂》^[11]。由此可见，在很多像勒伯夫神父^[12]那样的大学者的观念里，文物概念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也就是“文化”角度来研究文物。德蒙福孔喜欢“老实人喷泉”，有意疏远“可耻的哥特古迹”因为“老实人喷泉”是“雅典和罗马引以为荣的杰作”。在启蒙运动者的基本观念里，在学者的眼中，凡遗产都要经过认真筛选，因此筛选标准应该有利于巩固“新古典主义”。由此可见，1789—1796年发生的社会动荡很有用的，促生了新概念，使一些象征性建筑被大规模拆除，新的建筑才得以诞生。

觉醒：“认真保存艺术珍品”

共和二年，政府就“清查和保护建筑物及艺术珍品”向共和国行政区官员下发通知，措词严厉地指出：“你们只不过是建筑物和艺术品的保管者，国家有权力要求你们汇报辖区文物情况^[13]。”在教会财产国有化（1789年11月开始）和流亡贵族财产没收工作结束以后，国家接管了教会与贵族两大“传统阶级”的一大部分财产，不少人对此表示反对。由此可见，要想把好事做得更好，必须确定严格明确的范围。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不同意见者不肯妥协，结果引发了难以想象的大混乱。早前有人对大革命前几年出台的法规和职能委员会的会议纪录作了分类，经研究发





现，由于各机构和重要人物施加压力，加上利益驱动，当时制定的法规比较保守，条文相当具体，却难以贯彻执行^[14]。由此可见，法国遗产概念的形成，有很强的戏剧性。

毁坏圣物，亵渎圣像，部分“无套裤汉”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类似令人心痛的事件屡见不鲜，不胜枚举。随处可见钟表上的铜，表壳上的铅，护栏上的铜箔被人剥落。库东在《诸圣变空洞的祷文》里写道：“圣像进了熔炉/扔下去吧，这是法令。”1793年，这本册子在皮伊德多姆广为流传。像工厂一样，钟楼被毁了，修道院被拆了，石块瓦砾随处可见。这样的事例特鲁瓦有，阿让有，康布雷有，勒曼也有……要不了多久，毁坏的建筑物多得不胜枚举。但克莱蒙费朗和沙特尔的教堂没有被毁坏，还得到了保护，原因是这两座教堂被拆会造成市中心交通严重堵塞^[15]。

动乱年代，纪念碑和艺术品的命运始终和它们的象征意义相类同。困难时期，人们对古物的喜爱之情不是直接流露，而是先缓缓释放，接着势不可挡地突然喷发出来，有时候还会形成一股反宗教和反封建的巨大力量，西部地区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现象，将全民卷入了挽救纪念物和艺术品的运动。人们的这些反应被看作是受了一系列狂热爱好的蛊惑。学者和知识分子头脑很冷静，没有随大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文化产品在国民公会立法者的思想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文化产品因教士受排挤，有产阶级大量外流而面临被大肆破坏的危险。由此可见，遗产也指那些不可以转让的基本财产。遗产含义涵盖艺术作品，在法国尚属首次，这不仅与遗产的传统价值有关，也与遗产属于公共财产有关，更与遗产属于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有关。

经过多次反复协商，成立了几个委员会，成立后研究却做得不多，宣传工作倒做了不少。1790年10月，历史古迹委员会成立，三年以后的1793年8月，艺术委员会成立，后来两委员会合并为一个委员会，即临时艺术委员会（1793年12月18日法令）。两委员会合并，原因是两委员会间的关系不正常，相互排挤，冲突不断，不能正常工作。除此之外，两委员会还在遗产保护和遗产遭破坏的提法上产生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建筑物需要保护，遗址需要核查，有关博物馆的政策需要制定，有鉴于此，艺术委员会主席马蒂厄指出：

“大量类似的艺术品（艺术画）散落在流亡贵族手中，根据法令规定，适当重印一批，集中起来藏入国家博物馆，并将最精彩的艺术品公众开放，对象包括从事



艺术专业的学生和法国普通公民，因为法国人不仅是这些天才艺术品的惟一所有者，也一直是这些天才艺术品的评判者……国家宫，前波旁宫，沙特莱流亡贵族大厦，美术学校代管的绘画、雕塑、雕刻和建筑物的数目已经核查清楚。这些名胜古迹，这些艺术瑰宝没有因时光的推移而受损，是时光留给我们的珍品，历史学家要查阅资料，艺术家要进行研究，哲学家要进行观察，普通人更喜欢观赏，因为古老的事物和类似的一切都能引起我们回忆往事的兴趣。艺术委员会收集到的此类物品数量很多，不胜枚举^[16]”。

马蒂厄这番精辟言论道出了收藏者们的担忧：清查，其实就是对没有查清的艺术品进行确定，辨认，收归国有。为什么要做项工作？因为我们还不曾条分缕析地介绍过“历史学家要参考，艺术家要观察，我们喜欢观赏”之物的用途，正因为这些物品具有这样的优点，所以“使过去得以存在”。这一次，由偏见造成的障碍被排除了，我们不仅要确立新领域，而且还要探讨文化影响，因为随着人们注重精神、注重知识观念的不断增强，现代遗产概念又逐渐出现了。

“迷信的标志”与格雷古瓦神父的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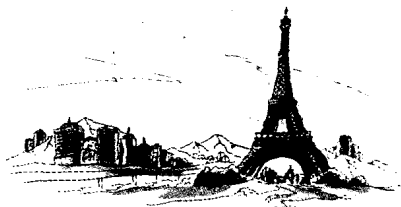
革命者动手到处搞破坏，让法律防不胜防，这固然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但德莫兰不也把“法国四万座宫殿、豪邸和古堡当作丰厚礼物送给胜利者了吗”？

专制制度可能是最具象征性的典型例子。像巴士底狱那样的建筑物，还有刻着帝王姓名宣扬帝王丰功伟绩的建筑物以及城门和纪念碑，人民群众就倾向于尽快拆除，因为这些建筑物是压迫民众的见证。然而人们很快又对拆毁历史建筑物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认为这行为是过激之举。图内尔古堡地处巴黎南部入口，去除古堡上的浮雕，不可能不对古堡构成损害。迈松鲁热出来说话，但没能阻止损毁行动^[17]。拆毁行动已经发展到了发狂的地步。圣沙佩尔教堂上的塔尖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顶王冠；巴黎圣母院内走廊的国王群像也被拆毁了；雄居城墙，受人景仰的石雕像不仅未能幸免，连城墙也遭了殃，破坏得面目全非^[18]。

1792年夏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立法会于8月10日投票通过一项法令，其中有一条就明文规定：

“根据公社意见，公共场所，教堂，花园，公园及其附属建筑物，民族大厦，





皇家娱乐场所，凡用青铜和其他高级材料制成的坐像、浮雕、铭文以及纪念性浮雕都将被拆除，公社将对拆除工作进行监管。”

接下来的条款明确指出，立法会古迹委员会“有权监管有价值的艺术品^[19]”，如果监督活动受阻，立法会古迹委员会将采取特殊措施，确保特殊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凡是“艺术品”都应该得到保护，因为艺术品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哪些属于艺术品，如何界定？这条法令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古迹委员会的一再要求下，1792年9月16日，又出台了一条新法令，做出了与前法令相反的规定：

“遗迹能引起人们对专制统治的回忆，因此在拆除这类遗迹时，要注意保护那些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又能够美化自由国度的艺术精品……”

基本方针政策已定，筛选工作排在第一，拆除工作位居第二，同时要注意防止“一些无知的公民和有不良企图的人”搞破坏。由此可见，保护艺术品的新观念正在形成。几年以后，国民公会议员格雷古瓦才透露了在那段艰难时期他心中的苦恼和他所做的工作：

“我还记得，有些狂妄之徒提出烧掉大众图书馆。盗窃带有宗教、帝王和封建王朝徽记的书籍、绘画和文物之风盛行，宗教、科学及文学作品的损失不可估量。我第一次呼吁停止破坏古物活动时，有人说我是“古物迷”，甚至指责我打着保护艺术品的旗号，企图挽救“迷信的标志”。破坏文物活动在当时虽然甚嚣尘上，我的呼吁最终还是起了作用，国民教育委员会对我向国民公会呈交报告，呼吁制止“破坏文物”持肯定态度。为了刹住这股破坏歪风，我创造了破坏文物这个词^[20]”。

格雷古瓦神父坚决反对君主制度，被大卫推到了《网球场誓言》的中心位置。1792年9月21日，格雷古瓦神父建议立法会废除君主制度。格雷古瓦对旧制度憎恨不亚于对教会的忠诚。出于对宪法的忠诚，知识分子的耿直，格雷古瓦竭尽全力，冒着危险揭露在大革命中一些人的荒唐过激行为。1793年，格雷古瓦进入国民教育委员会，并受国民教育委员会委托，起草了一份报告，“揭露共和国敌人企图玷污民族声誉，破坏艺术品，蒙昧民众的反革命伎俩”。国民教育委员会在热月以后公布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共和国二年果月12日（1794年8月24日），“关于文物破坏及制止文物破坏方法”的报告在国民教育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当时有人批评报告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但报告并没有被扼杀，最后还是在8月31日呈交给了



国民公会。共和国二年雪月 19 日（1794 年 1 月 18 日）格雷古瓦首次正式提出“破坏文物行为”一词，并把大肆破坏任何艺术品的行为定性为“搞反革命活动”，同时又在 1794 年夏天的重要报告里引进“破坏文物”属于遗产犯罪这一概念。从此以后，事情开始发生了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认识和用语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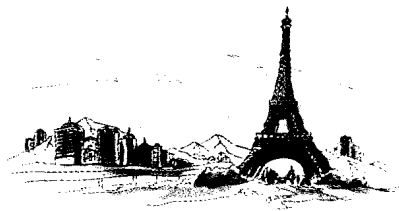
在各委员会里提出这些观点都几经周折，因此这些观点的提出不大可能使全国普遍破坏文物的非法活动有大的改观。破坏文物活动持续不断，罪魁祸首不是一个人，一般是建筑物破坏者偷窃，文物投机商销赃。在谈到加永主教官邸时，厄尔省^[21]的总工程师直言不讳地指出：“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些建筑物不能被看作是必须通过行政命令保护的艺术精品。”由此可见，只有把主教官邸改作监狱，才能免遭劫难。爱国者或出于狂热的爱国之心，或纯粹为了清理环境，开出一张必须无条件拆除的建筑物清单，此清单让人感到意外。在枫丹白露，布卢瓦、兰斯……变卖国有财产，分块出售教会、领主或贵族财产的法律于 1793 年 4 月 4 日颁布，不再为肆无忌惮侵吞公物提供精神支持。将教堂，修道院，古堡改做他用，无论或做仓库或公共场所，都像是在诚心抹黑社会。教会讲究排场，刻意追求豪华应该受到惩罚。蓬蒂尼修道院圣坛前的豪华栅栏被拆除了，这说明“圣殿没有富丽堂皇的栅栏照样可以存在，但有遭受过攻击经历的共和国不能没有尖锐的长矛^[22]。”

综上所述，遗产超越历史变迁，不受历史变迁影响概念的提出，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文物受到了威胁就具有了“普遍”价值，而是肯定文物具有历史的和教育的意义。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也就是人们的文化需求意识正趋于成熟，侵吞和（投机集团）贩卖文物的勾当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19、20 世纪，曾定期开展过有关贩卖文物的大讨论。人们现在可能还不清楚，讨论是否确实对当时的法国人起了作用。但不管怎样，自国民公会不复存在以来，有人提出了极有见地的建议，使文物破坏和贩卖文物问题第一次脱离了政治色彩。

宫殿遗产

王宫、教堂、古堡和修道院重新得到利用，无数残损、废弃或者搬走的文物以及雕像必须物归其位。这一形势催生了两项新措施：清理文物和兴建博物馆。粗略的文物清单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法国在艰难年代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文物拍卖场，但





由于文物分布广泛，进一步突现“法国文物博物馆”的未来不会一帆风顺。从1793年到1818年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早的碑铭古迹博物馆在格朗-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公园里改建成功。勒努瓦担任馆长。我们知道，勒努瓦对历史和考古持很自由的态度。但尽管如此，这个富有幻想的博物馆在当时仍然发挥了众所周知的重要作用，激活了人们的“浪漫”情绪，从而也给中世纪遗产下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和有诗意的定义。这位博物馆创始人虽然好冲动，爱浮夸，但待人宽宏。古迹博物馆神奇藏品比比皆是，令人神迷难忘，流连忘返。由于古迹博物馆在一片争论声中建成，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大肆宣扬这个历史“坟墓”的光辉成就^[23]。勒努瓦领导下的浪漫博物馆确实让刚从《基督教精髓（1802年）》中发现法国有骑士光辉风范过去的一代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博物馆扮演的角色与拿破仑时代的“大卢浮宫”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法国古迹博物馆不断发展壮大，引发了大讨论，并催使人们对博物馆角色进行细致深入的思考。讨论当然是有好处的，便于澄清问题。由于人们见惯了文物暂存中的种种弊端，最终仍然坚持文物应原地收藏。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也为此费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却没有被完全采纳。德坎西和勒努瓦是死对头，却不用吹灰之力就向世人证明，随意搬动文物，重新陈列文物都是错误的。德坎西这个人很自负，敌视中世纪，是个“新古典主义者”，希望看到哥特式建筑倒塌^[24]。由此可见，德坎西的见解是灾难的源泉。

勒努瓦作品名录第十二版（1793—1816年）清楚地指出了知识发生与发展经过^[25]。蒂埃里看了《基督教精髓》以后觉得心里产生了使命感，米什莱也在景色凄凉的珀蒂-奥古斯丁花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要想评估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把达然古主要描写意大利及其美丽遗迹的著作（1825年出版）和德拉博德的两部重要作品做对比就清楚了。在《从历史事实和艺术研究角度，按年代顺序研究法国文化遗迹》里，德拉博德提到了古代遗产（1816年），强调了对中世纪（1836年）的关注^[26]。

几乎所有组织机构都对遗产问题相当重视。继法兰西碑铭学院以后，按照共和5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4日）法令组建的法兰西学院也对遗产问题表示了关注。法兰西学院关心遗产问题的几位国家级文物专家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这些专家分别是米兰，1804年当选院士；珀蒂·拉德尔，1806年当选院士，阿莫里迪瓦尔，1811年当选院士。人们感到会发生知识大倒退，就想方设法通过开展文物“全面清



查”来挽救局势。1810年5月10日，蒙塔利韦发出重要通报，要求各省省长负责收集有关古堡、修道院、陵墓等信息，从此以后，中世纪遗产逐渐成为国家级遗产主流，后来又从地理分布上具体发现了不同遗产的组成部分。各省虽然做了调查，但问题可能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此可见，人们的想法不一致，加之文物观念广泛传播，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所以对文物清查的认识也不尽明确，结果自然也就不很理想。1814—1815年的动荡之后，文物清查工作本应该能够轰轰烈烈地开展，但重组后的碑铭学院插手此事，提出要参与文物清查工作，1810年业已完成的调查工作不得不重新进行。碑铭学院采信来自各省的信息，对文物清查工作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1819年4月8日，德卡兹起草了一份通报，通报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文物清查工作程序建立起来了。碑铭学院拥有的1819—1826年档案资料是内务部转来的各种批复；1839—1862年期间的资料不是按省份归档，而是按年代顺序归的档^[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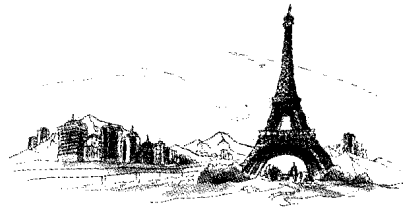
关于法兰西民族的起源，人们曾严肃地思考过。从这个观点来看，最古老的考古遗址在民族起源问题上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种族问题上，究竟是凯尔特人，是罗马人，还是法兰克人，却不好贸然下出定论。拉瓦莱关于成立凯尔特研究院的申请很有启发性。拉瓦莱在申请中指出，佛罗伦萨有伊特鲁立亚研究院，斯德哥尔摩有斯堪的纳维亚协会，伦敦不仅有考古协会，而且还从1770年开始，创办了《不列颠考古》杂志。拉瓦莱认为法国也应该成立类似的研究院。历史研究越深入，越有可能使人陷入遐想。遗址、实物和重要标志物逐步形成了一条不仅具有启发性的链条，而且也是一条重要的链条，这个链条被确定下来以后，人们逐渐开始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第一本国家文物论著编纂者就曾明确指出：

“先辈留下的建筑物每一天都在向我们展出其新的魅力，说出我们喜欢这些建筑物的理由。由此可见，先辈的遗物与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范围、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以及我们的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1830年）^[28]。”

人们的遗产意识被唤醒了，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喜欢文物，而是人们对古迹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新一代人无所顾忌，不惜余力指出教堂和古建筑物状况不佳，企望唤起人们的内疚之情。1832年，雨果写了篇著名文章，因年轻气盛，这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言辞十分激烈，却清楚地表明类似规律性的东西正开始形成：

投机商无耻至极，一味追求利润，荣誉感丧失殆尽，无论他们拥有什么产权，





都不能允许他们破坏任何一处历史古迹……古建筑拥有有兩样东西：一是用途，二是壮美。古建筑物的用途属于所有者，但壮美却属于每一个人，因此毁坏古建筑就是侵权行为^[29]。

民族遗产意识的形成同民族意识的形成一样，过程漫长，而且富有戏剧性。尽管如此，在涉及某些带有宗教和封建专制烙印的文物时，在人们的理智与过激反应之间，在知识需求与破坏的意愿之间，仍然可以找到一种平衡。遗产意识，其实就是人们认识自己文化艺术遗产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尚未在法国社会形成。

博物馆的发展与未来

博物馆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机构，博物馆的出现只是表面上有悖这一现实。19世纪，兴建收藏珍贵文物和艺术珍品场所之风盛行，更突出了民族文化特色，但对大兴土木建设收藏馆所现象的发生及迅猛上升趋势，不能不予以密切关注。

持续不断收集文物的观念形成于18世纪，因此18世纪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启蒙时代^[30]”。众所周知，国民公会自倡导修建卢浮宫博物馆以后，一直在推动全面建设博物馆所的工作。但也许人们还记得，第一个获得博物馆命名的机构是牛津的伊利亚·阿什莫尔博物馆。博物馆章程遂于1714年公布与世，使博物馆首先具有了教育任务。伊利亚·阿什莫尔博物馆收藏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古典作品尤为丰富。伊利亚·阿什莫尔博物馆收藏这些优秀作品的目的，不外乎是重新培养当代人的审美爱好。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教育机构才得以在大不列颠乃至整个欧洲大地上蓬蓬勃勃起来。一批像德圣·耶纳那样的批评家挺身而出，呼吁优秀艺术作品“重见天日（1749年）”，迫使封建王朝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百科全书》有关“卢浮宫”的词条里，狄德罗特别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皇家图书馆、皇室珍品收藏馆、历史文物陈列馆和各种学会的一揽子科学机构的设想，其目的也就是建立一个“艺术科学中心博物馆”。马里尼和当热维莱先后都研究过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得到行政方面的首肯。卢浮宫大陈列室已重新做了布置，准备于1788年陈列收藏品，后来大革命爆发，陈列工作被中断，陈列室用途也随之发生改变^[31]。

博物馆是展现人类思想成果的圣殿，是向大众传授知识的场所，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能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百科全书派倡导成立的“艺术科学中心博物

